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

書帖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王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真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健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泣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荊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

來勝本輒爲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某事覺追取得之後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爲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亦誠焉翹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題顏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顏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

跋秦少游書

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
人不可使進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
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
之魯直書

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
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歇側字以真實相出游戲法以磊

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筋籀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直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
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
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以周讀未終篇目
力皆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
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
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苦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五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耻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生六十小劫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蹏紙

此紙可以鑊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白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予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字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臣子得此可以爲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犹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水者吾友伯強也秦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昆仲蓋嘗師之以伯強與秦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帳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遇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效其扞掌談笑使人感歎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才翁草書真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廼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樹麻絹素挑數箱村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之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潛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劫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潁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迹夢奠之後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付張惠蒙

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于潯南華使惠蒙守船明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年六月南華禪師使人於惠蒙惠蒙曰去歲不得一
禮祖師叅辯公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
還予佳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誨於辯公可痛與
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書付龔行信

辯禪師與予善常欲通書而南華靜人皆爭請行或
問其故曰欲一見東坡翁求數字終身藏之予聞而
笑曰此子輕千里求數字其賢于戢山姥遠矣固知
辯公強將下無復老婆態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二日
付龔行信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予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許
昌宜與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
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
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
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薰面蠅足以
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
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
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
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九
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儉可以
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與之獨愧名節之重字
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
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
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
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
但向道此是法言筆墨裹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魯直題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廷珪墨皆一
代之選也舟師不遠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
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李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
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題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
午而午時當展申台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
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墨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奉腹軒渠也丁丑年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妙法相比淳化待詔所書爲勝世俗不寒筆蹟固本韻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湖曾令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撐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

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信可謂云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崑回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州船上灘歌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曄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睿達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九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
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
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
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圓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
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
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
中文殊師利法王所說圓通偈一篇少伸追徃之懷
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

八日書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九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

畫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
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
藍谿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濕人衣
此摩詰之詩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跋文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
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
卽逡巡避去人就求索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
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
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
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
伺其發而掩取之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
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

書通叔篆

李元直長安人其先出於唐讓帝學篆書數十年覃
思甚苦曉字法得古意用鉛鋒筆縱手疾書初不省
度見余所藏與可墨竹求題其後因戲書此數百言
通叔其字也

題趙叭屏風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
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令人思其面目嚴冷可
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
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蒲傳正燕公山水

畫以人物爲神花竹禽魚爲妙宮室器用爲巧山水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爲勝而山水以清雄奇富變態無窮爲難燕公之筆
渾然天成粲然日新已離畫工之度數而得詩人之
清麗也熙寧六年六月

跋文勲畫扇

舊聞吳道子畫西方變相觀者如堵道子作佛圓光
風落霓轉一揮而成嘗疑其不然今觀安國作方界
畧不杼思乃知傳者之不謬

題王霑畫如來山相

頭髯髻耳卓然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
萬相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

正覺

跋吳道子地獄變相

道子畫聖也出新意於法度之內寄妙理於豪放之
外蓋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者耶觀地獄變相不
見其造業之因而見其受罪之狀悲哉悲哉能於此
間一念清淨豈無脫理但恐如路傍草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耳元豐六年七月十日齊安臨臯亭借
觀

跋與可紉竹

紉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岐竹也其一未脫籜

東坡先生集 卷之五十一
三
爲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嵒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
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
以遺玉冊宮祁永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
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
如此云

書黃筌畫雀

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
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貴
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

書戴嵩畫牛

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
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一牧童
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搐入
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
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跋趙雲子畫

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稚陋
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
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
耳

跋艾宜畫

金陵艾宜畫翎毛花竹爲近歲之冠旣老筆迹尤醇雖不復精勻而氣格不凡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嘗見此物各爲賦一首云

書畫壁易石

靈壁出石然多一面劉氏園中砌臺下有一株獨巉然反覆可觀作麋鹿宛頸狀東坡居士欲得之乃畫臨華閣壁作醜石風竹主人喜乃以遺予居士載歸陽羨元豐八年四月六日

書陳懷立傳神

傳神之難在於目顧虎頭云傳神寫照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顧頰吾嘗於燈下顧見頰影使人就壁畫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顧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益可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其舉止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歛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頤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歎者復生此豈能舉體皆似耶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

人人可謂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嘗公初不甚似
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
紋隱約可見作仰首上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
都人陳懷立傳吾神衆以爲得其全者懷立舉止如
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所聞者助發
之

跋畫苑

君厚畫苑處不充篋箚出不汗牛馬明窓淨几有坐
卧之安高堂素壁無舒卷之勞而人物禽魚之變態
山川草木之奇姿粲然陳前亦好事者之一適也元
祐二年二月八日平叔借觀子瞻書

跋宋漢傑畫

僕曩與宋復古游見其畫瀟湘晚景爲作三詩其略
云逕遙趨後崦水會赴前溪復古云子亦善畫也耶
今其猶子漢傑亦復有此學假之數年當不減復古
元祐三年四月五日書

又跋漢傑畫山

唐人王摩詰李思訓之流畫山川峯麓自成變態雖
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以雲物間之作浮雲杳靄與
孤鴻落照滅沒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之典

刑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漢傑此山不古不今稍出新意若爲之不已當作着色山也
又

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傑真士人畫也

跋李伯時卜居圖

定國求余爲寫杜子美寄贊上人詩且令李伯時圖其事蓋有歸田意也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雖爲縉紳奉養爲農夫然欲歸者蓋十年勤請不已僅乃得士大夫逢時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歸田古今難事也定國識之吾若歸不亂鳥獸當如陶淵明定國若歸豪氣不除當如謝靈運也

跋李伯時孝經圖

觀此圖者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筆迹之妙不減顧陸至第十八章人子之所不忍者獨寄其髣髴非有道君子不能爲殆非顧陸之所及

跋盧鴻學士草堂圖

此唐盧丞相段文昌本今在內侍都知劉君元方家元祐三年七月予館伴北使於都亭驛劉以示予爲

賦此篇迫過遠來省書令同作

跋南唐挑耳圖

王晉卿嘗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云君是將種斷頭穴胞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頌示僕云老嫗心急頻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效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善今見定國所藏挑耳圖云得之晉卿聊識此

跋摘瓜圖

元稹望雲騅歌云明皇當時無此馬不免騎驢來蜀信如稹言豈有此權奇蹠蹠與嬪御摘瓜山谷間如思訓之圖乎然祿山之亂崔圖在蜀儲設甚備騎驢當時虛語耳

書唐名臣像

李衛公言唐儉輩不足惜觀其容貌殆非所謂名下無虛士

書許道寧畫

秦人有屈鼎筆者許道寧之師善分布澗谷間見屈曲之狀然有筆而無思致林木皆掩靄而已道寧氣格似過之學不及也

書黃魯直畫跋後

遠近景圖

此圖燕貴之來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林下人窠窟然烈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入浦溆中強人力牽挽欲何之耶雙井永思堂書

舟未行而風作固不當行若中途遇風不盡力牽挽以投浦岸當何之耶魯直怪舟師不善預相風色可也非畫師之罪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惠州思無邪齋書

北齊校書圖

往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輒貶剥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言庭堅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中物非不以千錢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予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元祐九年四月戊辰永思堂書

畫有六法賦彩拂澹其一也工尤難之此畫本出國手止用墨筆蓋唐人所謂粉本而近歲畫師乃爲賦彩使此六君子者皆泯然作何卽傳粉面故不爲魯直所取然其實善本也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思無邪齋書

右軍斫臚圖

徐彥和送此本來云是王右軍斫臚圖予觀此榻上
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時桓溫求
側厘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計此風神必有崑壑
之姿耳永思堂書

謝安石人物爲江左第一然其爲政殊未可逸少意
作書譏誚殆若痛哭此所謂君子愛人以德者以紙
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此乃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
爾何哉書生見五十萬紙足了一世舉以與人真異
事耳本傳又云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逸少比

季倫逸少聞之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之友也季倫
之於逸少如鴟鵂之於鴻鵠尚不堪奴而以自比決
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奴也見季倫金多
以爲賢於逸少今魯直又怪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
豈不難哉余在惠州徐彥和寄此畫求余跋尾書此
以發千里一笑紹聖二年正月十二日東坡居士書

跋醉道士圖

并章子厚跋

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亦甚畏執盃持耳翁也
子瞻

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于瞻所題發喙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一
絕倒子厚書

再跋

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與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予喙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喙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宵渡仙遊潭况於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文赴豐國時子厚令進武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後已酉端午後一日

卷第五十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

紙墨

書墨

余蓄墨數百挺暇日輒出品試之終無黑者其間不過一二可人意以此知世間佳物自是難得茶欲其白墨欲其黑方求黑時嫌漆白方求白時嫌雪黑自是人不會事也

試墨

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當於不宜墨紙上竹紙蓋宜墨若池歛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紙上黑

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硯上研精白玉板上書凡墨皆敗矣

書徂徠煤墨

徂徠珠子煤自然有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已鬲氣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卽爲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謂之墨龍隨後人盜用其名非也

記李公擇惠墨

李公擇惠此墨半丸其印文云張力剛豈墨匠姓名耶云得之高麗使者其墨鮮光而淨豈減李廷珪父子乎試復觀之勸君不好書而自論墨拳拳如此乃知此病吾輩同之可以一笑

記李方叔遺墨

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十臍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書清悟墨

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江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紙堅韌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

以不朽也

書張遇潘谷墨寄王禹錫

麝香張遇墨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
今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請珍
之又大小八九此潘谷與一貴人造者谷既歿不可
復得宜寶秘也

書龐安時見遺廷貴墨

吾蓄墨多矣其間數丸云是廷珪造雖形色異衆然
藏久墨之亂真者多皆疑而未決也有人蓄此墨再
世矣不幸遇重病醫者龐安時愈之不敢取一錢
求此墨已而傳遺余求書數幅而已安時蘄水人術
學造妙而有賢行大類蜀人單驤善療奇疾自安常
知古今刪錄張仲景已後傷寒論極精審其療傷寒
益萬全者也

書呂行甫墨顛

呂希彥行甫相門子行義有過人者不幸短命歿矣
平生藏墨士大夫戲之爲墨顛功甫亦與之善出其
所遺墨作此數字

書李公擇墨蔽

李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

東坡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來云懸墨滿室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云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

書李憲臣藏墨

余爲鳬繹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道以李廷珪墨見遺形製絕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

書石昌言愛墨

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當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爲好事者之戒

書沈存中石墨

陸士衡與士龍書云登銅雀臺得曹公所藏石墨數甕今分寄一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眉亦石墨之類也近世無復此物沈存中帥鄜延以石燭煙作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曹公所藏豈此物也耶

書所造油煙墨

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蓋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煙才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於松煤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則非煙之罪也

書別造高麗墨

余得高麗墨碎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爲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在處之如何爾和墨惟膠當乃佳膠當而不失清和乃爲難耳清悟墨膠水寒之可切作水精膾也

書馮當世墨

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云樞庭東閣此墨是也阮孚云一生當着幾緡履僕云不知當用幾丸墨人常惜墨不磨終當爲墨所磨

書懷民所遺墨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爲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爲佳也懷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旣黑而光殆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書求墨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緡履吾有佳墨七十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書雪堂義墨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

二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爲一品亦當爲佳墨予昔在黃州鄰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樽今又當爲雪堂義墨也耶

書北虜墨

雲庵有墨銘云陽宮鎮造云是北虜墨陸子履奉使得之者

書廷珪墨

昨日有人出墨數寸僕望見之知其爲廷珪也凡物莫不然不知者如烏之雌雄其知之者如烏鵲也

記奪魯直墨

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携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羣兒賤家鷄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元祐四年三月四日

書茶墨相反

茶欲其白常患其黑墨則反是然墨磨隔宿則色暗茶碾過日則香減頗相似也茶以新爲貴墨以古爲佳又相反矣茶可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病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好藏墨而不能書則時磨而

小啜之此又可以發來者之一笑也

記溫公論茶墨

司馬溫公嘗曰茶與墨政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然亦有同者公曰謂何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皙之不同其德操韞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六日醇老全翁元之敦夫子瞻同游南屏寺寺僧謙出奇茗如玉雪適會三衢蔡熙之子珣出所造墨黑如漆墨欲其黑茶欲其白物轉顛倒未知孰是大衆一笑而去

書柳氏試墨

昨日有人點第一綱龍團香味十倍常茶如使諸葛鼠須筆金闌子入手不似有鋒刃惟有此物似之元祐八年三月十八日過柳仲遠試墨書此此墨云文公檜臚臆不知其所謂也

書李承晏墨

近時士大夫多造墨墨工亦盡其技然皆不逮張李古劑獨二谷亂真蓋亦竊取其形製而已吳子野出此墨云是孫準所遺李承晏真物也當以色考之仍

以數品比較乃定真僞耳紹聖丙子十二月二十一日書

書潘谷墨

賣墨者潘谷予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爲非市井人也墨旣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徒然者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外人下視之蓋跌坐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

試東野暉墨

世言蜀中冷金牋最宜爲墨非也惟此紙難爲墨嘗以此紙試墨惟李廷珪乃黑此墨交人東野暉所製每枚必十千信亦非凡墨之比也

書裴言墨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製者當由物料精好故耶

書王君佐所蓄墨

君佐所蓄新羅墨甚黑而不光當以潘谷墨和之乃爲佳絕今時士大夫多貴蘇浩然墨浩然本用高麗

墨煤雜遠煙作之高麗墨若獨使如研土炭耳

書潘衡墨

金華潘衡初來僭耳起竈作墨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竈得煙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使得墨者疑耳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元符二年四月十七日

書海南墨

此墨吾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

松多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

記海南作墨

己卯臘月二十三日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二十八日二鼓作此紙

書孫叔靜常和墨

孫叔靜用劒脊墨極精妙其文曰太室常和常和蓋少室間道人也賣墨收其贏以起三清殿墨甚堅而黑近歲善墨唯朱覲及此耳覲九華人

書鄭君乘絹紙

僕謫居黃州鄭元與君乘亦官于黃一日以此紙一軸求僕書云有故人孟陽酷好君書屬予多爲求之仍出孟君書數紙其人亦善用筆落筆灑然雖僕何以加之鄭君言其意勤甚殆不可不許後數日適會中秋僕與客飲江亭醉甚乃作此數紙時元豐四年也明日視之乃絹也然古者本謂絹紙近世失之云

書六合麻紙

成都浣花溪水清滑勝常以漚麻楮作牋紙堅白可愛數十里外便不堪造信水之力也楊州有蜀岡岡上有大明寺井知味者以謂與蜀泉相似西至六合岡盡而水發合爲大溪溪左右居人亦造紙與蜀產不甚相遠自十年以來所產益多工亦益精更數十年當與蜀紙相亂也

書海苔紙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

書布頭牋

川牋取布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之故名布頭牋此紙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終不佳

書嶺南紙付過

硯細而不退墨紙滑而字易燥皆尤物也吾平生無嗜好獨好佳筆墨既得罪謫嶺南凡養生具十無八九佳紙筆行且盡至用此等將何以自娛爲之慨然書付子過

予自謂此字不惡然後世觀之必疑其爲模本也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一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

筆硯

書石晉筆仙

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不知姓名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戶而出面街鑿壁貫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携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書諸葛筆

宣州諸葛氏筆擅天下久矣縱其間不甚佳者終有家法如北苑茶內庫酒教坊樂雖敝精疲神欲強學之而草野氣終不可脫

書錢塘程奕筆

近年筆工不經師匠妄出新意擇毫雖精形製詭異不與人手相謀獨錢塘程奕所製有三十年先輩意味使人作字不知有筆亦是一快吾不久行當致數百枝而去北方無此筆也

記南兔毫

余在北方食麝兔極美及來兩浙江淮此物稀少益珍每得食率少味及微腥有魚蝦氣聚其皮數十以易筆于都下皆云此南兔不經霜雪毫漫不可用乃知此物本產陂澤間也

記都下熟毫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粥筆者既利於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

記古人繫筆

繫筆當用生毫筆成飯甑中蒸之熟一斗飯乃取出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懸水甕上數月乃可用此古法也

記歐公論把筆

把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歐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最妙方其運也左右前後却不免欹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柳公權之語良是

書諸葛散卓筆

散卓筆惟諸葛能之他人學者皆得其形似而無其法反不如常筆如人學杜甫詩得其麤俗而已

書杜君懿藏諸葛筆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爲宣州通判善待諸葛氏如遇士人以故爲盡力常得其善筆余應舉時君懿以二筆遺余終試筆不敗其後二十五年余來黃州君懿歿久矣而見其子沂猶蓄其父在宣州所得筆也良健可用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枝用水銀粉一錢上皆以沸湯調研如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

書唐林夫惠諸葛筆

唐林夫以諸葛筆兩束寄僕每束十色奇妙之極非林夫善書莫能得此筆林夫又求僕行草故爲作此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數紙元豐六年十月十五日醉中題

書黃魯直惠即奇筆

僕應舉時常用即奇筆近歲不復有不知奇之存亡
今日忽于魯直處得之魯直云奇中風十許年近忽
無恙此筆不當供答義人當與作賦人用也

書魯直所藏徐偃筆

魯直出衆工筆使僕歷試之筆鋒如着鹽曲蟾詰曲
紙上魯直云此徐偃筆也有筋無骨真可謂名不虛
得

書吳說筆

筆若適士太天意則工書人不能用若便於工書者
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履豨豈獨筆哉君
謨所謂藝益工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
說頗得家法

試吳說筆

前史謂徐浩書鋒藏畫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書貴
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工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
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數字頗適人意

書嶺南筆

紹聖三年五月二十七日過水西見賣筆者形製粗

似筆以二十錢易兩枝墨水相浮紛然欲散信嶺南無筆也

書孫叔靜諸葛筆

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鷄毛筆拒手瘳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驢脚搖輻者今日忽於孫叔靜處用諸葛筆驚歎此筆乃爾蘊藉耶

書贈孫叔靜

今日於叔靜家飲官法酒烹團茶燒衙香用諸葛筆皆北歸喜事

書王定國贈吳說帖

定國帖附

定國吳研文靜奉使江南得之輩獲於其孫益作風字樣收水微損以漆固之子瞻作清虛居士頂贊取以爲潤筆子瞻今去國萬里然與研俱乎紹聖乙亥春至廣陵吳說以筆工得子瞻書吳研銘覽之惺然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爲耐久何日復相從以研墨紙筆爲適也王鞏定國書

此吳汪少微研也

去國八年歸見中原士大夫皆用散毫作無骨字買筆於市皆散軟一律惟廣陵吳說獨守舊法王定國謂往還中無耐久者吳說筆工而獨耐久吾甚嘉之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日東坡居士書

書鳳咮硯

建州北苑鳳凰山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下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筠然此殆玉德也疑其大滑然至益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熙始知以爲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咮且又戲銘其底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歛人甚病此言余嘗使人求硯於歛歛人云何不只使鳳咮石卒不得善硯乃知名者物之累爭媚之所從出也或曰石不知惡爭媚也余曰既不知惡爭媚則亦不知好美名矣

書硯

硯之發墨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硯也大字難密小字常局促真書患不放草書苦無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萬事無不然可一大笑也

書硯贈殷璠

硯之美止於滑而發墨其他皆餘事也然此兩者常相害滑者輒褪墨余作孔毅夫硯銘云澁不留筆滑不拒墨毅夫甚以爲名言

書呂道人硯

澤州呂道人沉泥硯多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

非書堅緻可以試金道人已歿硯漸難得元豐五年三月七日偶至沙湖黃氏家見一枚黃氏初不知貴乃取而有之

書名僧令休硯

黃岡主簿段君璵嘗於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於信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於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靈二字硯蓋歛石之美者己酉至今七十四年令休不知爲何僧也禪月貫休信州人令休豈其兄歟嘗以問鉛山人而荒靈二字莫曉其意段君以硯遺余故書此數紙以報之元豐六年冬至日書

富陽令馮君嘗爲黃岡故獲此書於段元祐五年四月十八日復見之時爲錢塘守

書許敬宗硯

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有古風字硯工與石皆出妙美相傳是許敬宗研初不甚信其後杭人有網得一銅匣於淞江中者有鑄成許敬宗字與硯適相宜有容兩足處無毫髮差乃知真敬宗物也君懿嘗語余吾家無一物歟當以此硯作潤筆求君誌吾墓也君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懿歿其子沂歸硯請誌而余不作墓誌久矣辭之沂
乃以硯求之於余友人孫莘老莘老笑曰敬宗在正
堪研以飼狗耳何以其硯爲余哀此研之不幸以爲
敬宗所辱四百餘年矣而垢穢不磨方敬宗爲姦時
硯豈知之也哉以爲非其罪故乞之於孫莘老爲一
洗之匣今在唐氏唐氏甚惜之求之不可得硯之美
旣不在匣而上有敬宗姓名蓋不必蓄也

書許敬宗硯

兩本小異並出之

杜叔元字君懿爲人文雅學李建中書作詩亦有可
觀蓄一硯云家世相傳是許敬宗硯始亦不甚信之

其後官於杭州漁人於浙江中網得一銅匣其中有
鑄成許敬宗字硯有兩足正方而匣亦有容足處不
差毫毛始知真敬宗物君懿與吾先君善先君欲求
其研而不可君懿旣歿其子沂以硯遺余求作墓銘
余平生不作此文乃歸其硯不爲作沂乃以遺孫覺
莘老而得志文余過高郵莘老出硯示余曰敬宗在
正好捧殺何以其硯爲余以謂憎而知其善雖其人
且不可廢況其硯乃問莘老求而得硯端溪紫石也
而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磨墨處微窪真四百餘年
物也匣今在唐諲處終當合之

書汪少微硯

予家有歛硯底有款識云吳順義元年處士汪少微銘云松操凝烟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間五絕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爲五耶

書唐林夫惠硯

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心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湏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雲庵紅絲硯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爲甲或云惟堪作斲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可

書鳳咮硯

僕好用鳳咮石硯然論者多異同蓋自少得真者爲黯黹灘石所亂耳

書瓦硯

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而已必求其用豈如銅與石哉而世常貴之豈所謂苟異者耶

許淄端硯

淄石號韞玉硯發墨而損筆端石非下品者宜筆而

退墨二者當安所去取用退墨硯如騎鈍馬數步一鞭數字一磨不如騎驟用瓦硯也

書青州石末硯

柳公權論硯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泯世莫曉其語此硯青州甚易得凡物耳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澤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腔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硯材乎硯當用石如鏡用銅此真材本性也以瓦爲硯如以鐵爲鏡人之待瓦鐵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與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真材本性者同日而論哉

書月石硯屏

李獻父遺余天臺玉板紙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月石屏捫之月微凸乃僞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蒲而不出此至難得可寶

書曇秀龍尾硯

曇秀蓄龍尾石硯僕所謂澁不留筆滑不拒墨者也製以拱壁而以缺月爲池云是蔣希魯舊物予頃在廣陵嘗從曇秀識此硯今復見之嶺海間依然如故人也

書陸道士鏡硯

陸道士蓄一鏡一研皆可寶研員首斧形色正青背有却月今文甚能克墨而宜筆蓋唐以前物也鏡則古矣其背文不可識家有鏡正類是其銘曰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備之以銘文考之則此鏡乃漢物也耶吾嘗以示蘇子容子容以博學名世曰此鏡以前皆作此蓋禹鼎象物之遺法也白陽今無此地名楚有白公取南陽白水爲邑白陽豈白水乎漢人而如通用皆子容云鏡心微凸鏡面小而直學道者謂是聚神鏡也丙子十二月初一日書苞按重出小異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二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五十三

題跋

琴棋雜器

雜書琴事贈陳季常

家藏雷琴

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腹紋其上池銘云開元十年造雅州靈開材其下池銘云雷家記八日合不曉其八日合爲何等語也其嶽不容指而絃不敝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獨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聲出於兩池間其背微隆若薤葉然聲欲出而隘裴回不去乃有餘韻此最不傳之妙

東坡外集卷之五十三
歐陽公論琴詩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
此退之聽穎師琴詩也歐陽文忠公嘗問僕琴詩何
者最佳余以此荅之公言此詩固奇麗然自是聽琵琶
詩余退而作聽杭僧惟賢琴詩云大絃春溫和且
平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與角但聞牛鳴盎
中雉登木門前剝啄誰扣門山僧未閑君勿嗔歸家
且覓千斛水淨洗從前箏笛耳詩成欲寄公而公薨
至今以爲恨

張子野戲琴妓

尚書郎張先子野杭州人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
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琴非雅聲

世以琴爲雅聲過矣琴正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
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自天寶中坐立部與
胡部合自爾莫能辨者或云今琵琶中有獨彈往往
有中華鄭衛之聲然亦莫能辨也

琴貴桐孫

凡木本實而未虛惟桐反之試取小枝削皆堅實如
蠟而其本皆中虛空故世所以貴孫枝者貴其實也

實故絃中有木聲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不知何人所在內兄潘岳每命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晞使人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余以謂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遠

琴鶴之禍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國房次律好琴得罪至死乃

燒煮之士亦自有理

天陰絃慢

或對一貴人彈琴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絃慢故或對曰絃也不慢

桑葉揩絃

琴絃舊則聲闇以桑葉揩之輒復如新但無如其青何耳

文與可琴銘

文與可家有古琴予爲之銘曰攬之幽然如水赴谷
曄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
若似若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三
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與可好作楚詞故有
長言似君之句醇釋同鄉忌論琴云獲之深醇之愉
此言爲指法之妙爾

元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陳季常處士自岐亭來
訪予携精筆佳紙妙墨求予書會客有善琴者求
予所蓄寶琴彈之故所書皆琴事

雜書琴曲遺陳季常

子夜歌

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大元中瑯
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

鳳將雛

鳳將雛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是鳳將雛則其
久矣

前漢歌

前漢歌者車騎將軍沈充

阿子歌

阿子及歡聞歌者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
否後人衍其聲爲此曲

團扇歌

團扇歌者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垂提過苦婢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四
素善歌而珉好執白團扇故作此聲

懊懷歌

懊懷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

長史變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作

凡此諸曲皆徒歌旣而被之管絃者有因金石絃竹造歌以被之如魏世三調歌之類是也

柸样舞

柸样舞手接柸样反覆之漢世惟有柸舞而晉加以柸

公莫舞

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及高祖且語莊云公莫舞

公莫渡河

琴操有公莫渡河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白紵歌

白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叢吳音謂緒爲紵卽白紵也

瑤池燕

琴曲有瑤池燕其詞旣不甚佳而聲亦怨咽或改其

東坡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詞作閨怨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
無人問偷啼自搵殘粧粉抱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趁
南風未解幽恨低雲鬢眉峰歛暈嬌和恨

此曲奇妙季常勿妄以與人

書士琴贈吳主簿

武昌主簿吳亮君采携其故人士琴之說與高齋先
生之銘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頌以示余余不識沈君
而讀其書反覆其義趣如見其人如聞士琴之聲余
昔從高齋先生游嘗見其實一琴無銘無識不知其
何代物也請以告二子使從先生求觀之此士琴者
待其琴而後記元豐六年閏六月二十四日書

書醉翁操後

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今沈君信
手彈琴而與泉合居士縱筆作詩而與琴會此必有
真同者矣本覺法真彈師沈君之子也故書以寄之
願師宴坐靜室自以爲琴而以學者爲琴工有能不
謀而同三合無際者願師取之元祐七年四月二十
四日

書文忠贈李師琴詩

與次公聽賢師琴賢求詩倉卒無以應之次公曰古

東坡先生集卷之三
人賦詩皆歌所學何必已云次公因誦歐陽公贈李師詩屬余書之以贈焉元祐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書林道人論琴基

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游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基極通妙理余雖不通此二技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爲獨苦歟

書仲殊琴夢

元祐六年三月十八日五鼓舡泊吳江夢長老仲殊彈一琴十三絃頗壞損而有異聲余問云琴何爲十三絃殊不荅但誦詩曰度數形名豈偶然破琴今有十三絃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夢中了然論其意覺而識之今晚到蘇州殊或見過卽以示之寫至此筆未絕而殊老叩舷來見驚歎不已遂以贈之時去州五里

書王進叔所蓄琴

知琴者以謂前一指後一紙爲妙以蛇蚺紋爲古進叔取蓄琴前幾不容指而後劣容紙然終無雜聲可謂妙矣蛇蚺紋已漸出後日當益增但吾輩及見其班班焉則亦可謂難老者也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三

日與孫叔靜皆云

書李昂老碁

南嶽李昂老好睡衆人飽食下碁昂老輒就枕數局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李昂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爭先着時似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夢中作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柰客思家殆是謂也

書贈魯元翰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肉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書黃州古編鍾

黃州西北百餘里有歐陽院院僧畜一古編鍾云得之耕者發其地獲四鍾斷破其二一爲鑄銅者取去獨一在此耳其聲空籠然頗有古意雖不見韶濩之音猶可想見其髣髴也

書古銅鼎

舊說明皇鑄鼓塼以油注中不漏或疑其誕吾嘗蓄
古銅鼎蓋之煮湯而氣不出乃知舊說不妄

書金罇形製

周禮有金罇國語有罇于丁寧蕭齊始興王鑑嘗得
之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圓如甬銅色黑如
漆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
鼃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罇于清響如雷良久
乃已記者旣能道其尺寸之詳如此而拙於遣詞
古罇形製不可復得其髣髴甚可恨也

書賈祐論真玉

步軍指揮使賈逵之子祐爲將官徐州爲予言今世
真玉至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爲
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
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苑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五十三終

易城先生集

九

